

## 疊牀架屋，所為何事？

筆者是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屬下資助模式工作小組成員，近一年來共參加大小會議約20次，與我共事的委員均是全力以赴，齊心為早日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共商良策。但是，以袁慧筠博士為召集人的「爭取十五年免費教育大聯盟」（以下簡稱「大聯盟」）日前卻公開指責委員會閉門造車、沒有公開諮詢業界、討論亦欠透明度，並要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4月14日討論成立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專責小組，以監察免費幼兒教育推行的進展。筆者認為，這些指責違背事實，特撰此文向公眾還原真相，也請袁博士及其他加入大聯盟的委員們反思：為何身為委員會成員，卻公開反對委員會？是在否定自己的工作嗎？

## 邀幼稚園持份者商討

首先，委員會並沒有閉門造車。委員會屬下五個工作小組，約80人，每個小組都有來自相關界別的持份者及其代表，例如各主要辦學團體、師訓機構、校長、教師及家長代表，再加上相關界別業外人士，以及一名教育局官員。委員會的構成具有普遍代表性和廣泛參與性，袁博士作為師訓機構代表亦參加了委員會。近一年來，委員會安排了海外考察、國際論壇、家長講座及聚焦小組會議等一系列活動。筆者所屬的資助模式工作小組更邀請政府相關部門及商界專業人士出席會議，就租金、建築、校舍等問題提供意見，我們還參考了大量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工作非常全面。

其次，委員會確有公開諮詢業界。以2013年12月為例，委員會召開了三次面向全港幼教界的聚焦小組會議，廣泛邀請了幼師、師訓機構和家長代表共商免費幼教事項，提出各種問題與建議。筆者參加了其中兩場，感覺現場氣氛熱烈，討論也很開放、透明及深入。此外，委員會一直歡迎各界就有關免費幼稚園教育的事宜直接向我們提出建議。

至於大聯盟的第三項指控，其實是明知故問！委員會的討論設有保密原則，各委員均同意不會披露有關內容（包括個人意見），以便委員會適時統一向市民發放訊息，確保資訊正確，能代表委員會的整體意見。事實上，討論未成熟之前也不方便公開細節，以免造成訊息混亂。委員會的工作絕非「黑箱作業」，已通過各種渠道讓公眾知悉有關工作的進度，例如網站專頁、新聞稿、傳媒簡報會，以及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定期報告等。

## 適時統一發放資訊

此外，委員會也及時在去年底向教育局提交了中期進度報告，建議了一些短期措施，並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得以落實，包括為幼稚園及家長提供額外資助、加強對幼稚園領導層及教師的培訓、改善幼稚園收生安排，以及加強家長教育等。筆者所屬的資助模式工作小組一直就幼稚園教育各項事宜進行深入研究，當中包括免費幼稚園教育的核心元素（免甚麼費？何為免費？）、不同營運模式幼稚園（政府是否辦園？）、半日、全日及「長全日」制的需求與資助、幼稚園校舍租金等，並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

但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是，葉建源、陳家洛等立法會議員建議成立「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而其擬議的職權範圍是「研究及檢討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的進度、安排、政策及有關事宜，並在有需要時作出建議」，這正是政府授予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此疊牀架屋，所為何事？

再看兩位議員為此新架構所擬議的工作計畫：（a）研究及檢討目前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的進度、安排及政策，包括：如何將全日制納入資助架構、制定幼師薪級表等；（b）聽取持份者對現行措施及未來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的意見；及（c）就相關的研究及檢討提出改善建議。這些也正是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已經或正在做的事情，如此勞民傷財、越俎代庖，所為何來？

筆者乃一介書生，對政治人物的政治考量很難明白，對立法會的運作更是不甚了解。但是，根據立法會《內務守則》第26（c）條，該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12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內務委員會或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筆者倒真想拭目以待，看看12個月以後，議員們拿出來的方案是否比我們委員會的方案更高超、更可行。但

令人擔憂的是，如果屆時兩個方案不同，誰來取捨？誰來裁決？更加逼在眉睫的問題是，這個工作小組成員從哪裏來？因為本港幼教界精英幾乎盡入政府設立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立法會如果再設一個「A貨」委員會，是想要同政府搶人嗎？還是想要這些委員們一僕二主、人格分裂嗎？本人實在不明，還請方家指教！

註：小題為本報所加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李輝副教授